

<<那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那山>>

13位ISBN编号：9787802225114

10位ISBN编号：7802225116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时间：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周星

页数：2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那山&gt;&gt;

## 前言

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西方人有所不同。

中国人游山玩水，是持着纯欣赏的态度，而不是持着运动的态度。

而西方人则是抱着健行和征服的“壮志”。

现在我们也有了这风气。

过去中国人谈游山，从未见有人说他“征服”了某个冰封雪冻的高山而引以为傲。

中国人游山是欣赏它的深邃幽缈，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含蓄之美，所以说是“寻幽探胜”。

“寻”与“探”，都意味着一种小心翼翼地赞叹激赏之情，即使不得不越过穷山恶水，也并不以自己此举是一种“征服”。

中国人对山的欣赏，是欣赏它林木森森的含蓄，和人迹罕至的空灵。

唐朝诗人常用山林来造境，以表达他们的禅思和对大自然的喜爱。

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是：“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的生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幽谧，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的隐逸，是在入世的生活中，奋斗浮沉之余，给自己的心灵寻访一个自由逍遥、无人干扰的空间，使人间桎梏得到解脱。

所以，中国人游山是纯然精神上的快乐与解脱，绝无一丝欲要“征服”而后快的敌意。

寒山子有诗形容他被认为隐入寒岩的实际境界是：君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人们不去体会他这首偈语般的诗，而误以为他真的隐入寒岩去了。

于是，美国嬉皮起而仿效，结果无功而返。

寒山子并没有去“征服”寒岩，他的“隐入寒岩”是“与君心不同”。

所以你要问他“似我何由届”？

那就是不懂得中国人所重视的“心境”了。

“隐”是心的事，而不是实际行动的事。

没有人能在“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的寒岩生存。

寒山子只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在人世间的某一个角落，避开扰攘纷争的纠缠而已。

如果他真是能在寒岩生存，那他岂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登山专家，可以去征服额非尔士峰而毫不费力了？

但那又岂是中国诗哲所赞赏追求的境界？

中国诗人都爱山，“五岳寻仙不辞远”，而他们的态度是谦和的，心情是轻松的，出发点是爱与诚服的。

他们不觉得山有去“征服”的必要。

除非你是像西方侵略者那样，要去别国的边境，偷偷插上一面属于他们自己的国旗。

那便不是游山，也不是健行，而变成侵略与偷袭了。

再看中国人对水的态度，也与西方人有所不同。

我常觉得中国人都是天生的道家，而道家哲学的具体象征就是“水”。

从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到《庄子·秋水篇》，借河伯与海若来比喻见识的小与大，“渔父篇”，借江上渔父来象征一种不屑世俗仪节的超然，都是用“水”来给人造成浩阔博大的思想境界，然后才对照出个人的渺小。

因此，中国人游山玩水的“玩”，是“玩味”的“玩”，而不是介入其中的玩。

文人乘月泛舟，静态多于动态，用心灵多于用体力。

最高境界的“玩水”，是像苏东坡《赤壁赋》里的玩法，是静观的。

由观赏“澄江似练”和“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而想像到自己可以“羽化而登仙”。

最后体悟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曾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 &lt;&lt;那山&gt;&gt;

”的哲思。

用这种哲思来面对世界宇宙，则不会演变成杀伐黩武或破坏自然生态的可怕结局。

中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

我们几乎可以从日常一切活动之中提炼出令人感动的意义。

即使游玩，也不强调表面的体力活动。

历来文人与武人都不鼓励匹夫之勇，诗人李白好任侠，喜登山，却不曾听说他夸耀过自己“征服”了多少山头，而只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他爱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甚至传说他醉后想向水中捞月而淹死，不曾听说他创了游过某条长河的纪录。

他们饮酒是为了赋诗，游山是为了寻真，玩水是为了旷怀，郊游是为了陶冶性灵。

名登山旅行家徐霞客或许比较特殊，他是为了探寻地理山形，不是纯欣赏，但也未闻他以“征服某山”自我夸耀，他只是向大地求知而已。

中国人欣赏山水的态度也可以从山水画中看出。

世界各国的画家，除日、韩等亚洲国家，受中国的影响，有专门的山水画家之外，西方国家并不以山水画作为一个画派。

也说明了东西两方对世界的看法角度之不同。

国画中绝少穷山恶水，纵使孤峰插云，仍不会给人险恶的感觉。

多数山水画，在层峦叠嶂之间，细看总有曲径通幽，所谓“已通樵径行还碍，似有人声近却无”。

在涧水之上，或有小桥可通山径，隐约可达茅屋一椽，想像当是隐者的居处。

即使怪石嶙峋，仍有草木点缀其间。

雪景则温柔如堆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后人临摹王维的“雪石图”、燕肃的“寒岩积雪图”，都只使人觉得幽静之至，却又深藏着生机，而不使人感到惊惧可畏，望而却步。

五代人所绘“雪渔图”中的渔父，在水滨竹林间，冒雪瑟缩，画家却把他的衣服衬以彩笔着色，立刻使人感到寒中有暖，这渔父，不是无家可归，这是中国人借艺术所表达的对世界的善意与爱惜，显现温柔敦厚之美。

使人无论读诗看画，在孤高超诣之中却能感到无限的温和与安慰。

说明尽管文人雅士向往离群索居的隐逸生涯，却并不是真的厌恨人间。

王维的《终南别业》，虽然“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常自闲”，但是仍然邀约好友“可以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

这样的隐入山中，是十分感情的。

你也许会说，那是因为写诗作画的人是文人的缘故，所以不以攀登高山去强调勇气与体力。

不过，如果你细读中国各式武侠小说，其中却更不乏山中的高人隐士、武林的大侠。

他们隐居山林，志节高蹈，是武人中的智者，其生活情调典雅悠闲，是中国人对侠客最崇仰的一项因素。

武人也不逞匹夫之勇。

武侠小说中之逞强斗力的角色都是配角。

在中国武人心中，大自然也是宗师，而不是要求征服的对象。

中国武术招式常采取动物的动作，也是以自然为宗师之一例。

“征服”山头，是人与自然站在敌对立场，来显示人类的强大。

事实上，人类只可以“到达”某些山头，却并不能“征服”它。

中国诗人笔下的“寻幽探胜”是“认识”二字的美化。

用“征服”的心情，专找穷山恶水去冒险，和中国式的游山玩水，在趣味上和格调上，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前者是敌对，后者是爱惜。

人类登月是伟大的成功，但与其说这是“征服”了月亮，不如说是超越了自己，创造了历史和进一步了解了大自然。

因为月亮上尽管有了人类的足迹，但在人类的世界里，仍然是“何处春江无月明”。

<<那山>>

## &lt;&lt;那山&gt;&gt;

## 内容概要

《那山：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华名山》中涉及的五岳之首的泰山、万山汇聚的黄山、秀绝天下的峨眉山、天下第一险要的华山，以及天山、庐山、五台山、天目山、雁荡山、武当山、井冈山、武夷山、秦岭山脉、昆仑山、阿里山等等，都在世人的心中存留着各式各样的光彩。

文化名人都是走南闯北者，见识过山川河流名胜古迹无尽其数，但在他们笔下，每一个探访的名山都依然荡漾着鲜活的生趣。

舒婷在《仁山智水》一文中的几句言辞似乎可以见证一二：“雁荡山的风润而轻，五台山的风潮而尖，张家界的山滞而绵；还可以说武夷山的水是怎样率真，猛洞河的水是如何矜持；说庐山松与黄山松在落叶时分各有凄清与潇洒。

”诗人对于山的体悟多么细微！

其实，每个人的山都是自己胸襟和视野折射的“我之山”，它和自然之山之间构成相互见证的关系。自然之山是博大浑厚的，人之所见从不同侧面触摸山的灵性，人赋予山型神色以言辞名称，却只是在接近山的精神而已。

但这也就够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穷尽山之美，却可以增添山的体味韵味。

左边是山，右边也是。

枕下的溪流里飘着山。

天上的云中藏着山。

翠衣罗带的山。

裸着脊梁的山。

呼作玉女的山。

山在散步。

山在遐想。

山与山凝望。

山和山耳语。

山山山山，山接山迎。

山环山绕。

山的迷宫。

——韩静霆《纯情山水》

<<那山>>

作者简介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

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

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

原名章垿，字樵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

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那山>>

书籍目录

中国人的山水观泰山泰山日出雨中登泰山扇崖泰山极顶泰山脚下诗碑林泰山风光黄山黄山记黄山三天  
黄山拾美且说黄山黄山小记黄山印象上天都黄山松黄海游踪黄山秋行华山华山谈险二游华山雨走华山  
峪华山游记：峨眉山峨眉山下雾里峨眉直薄峨眉金顶记峨眉山上的景物峨眉道上庐山庐山面目庐山游  
记（节选）庐山庐山庐山纪游五台山记五台山佛光寺——引言五台赞佛记——旅晋五记之一游佛光寺  
：仁山智水雁荡山雁荡山的秋月雁荡杂记雁荡行（节选）井区山井冈翠竹三上井冈武夷山武夷山的雨  
纯情山水阿里山阿里山看云阿里山和日月潭山山的图腾天山景物记朝“武当”琅琊山游记：天子山一  
日重游玉皇山小记穿过秦岭今日贺兰山五峰游记羞女山贵州山丛寻画南岳游记天目山中笔记桂林的山  
编后记情随高山起境人深幽中

## &lt;&lt;那山&gt;&gt;

## 章节摘录

泰山日出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

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不是奇事；而且我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

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顶上，我们无餍的好奇心，当然盼望一种特殊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

果然，我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的铁青，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体莽莽苍苍的。

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

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

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砬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地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

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中，我独自站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我躯体无限地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地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 &lt;&lt;那山&gt;&gt;

## 后记

此前编选的《那城: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国名城》，畅快欣然，仿佛游历了中国所有的历史名城，城里城外的枝枝节节都几乎了然于心了。

文化的城市实在是人类建立的安居之所、精神家园，她的变迁之中蕴含了难以言尽的历史酸辛。

当再一次编选《那山: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华名山》，油然感觉又一次的健心游历要开始了。

自然的山野的确是人类景仰的巍峨壮阔的依靠世界、生养之处，玩味山的亘古不变也应会给予嘈杂的人类生命意义的启发吧？

当我从城里的历史风味，一下子跳到旷野山川的博大空间，心绪也更为旷达飞扬起来。

就因为山是自然赋予我们生命的重要符号。

小时候读书，在懵懂之中，背了一些文辞，大都随着岁月而遗忘了，但却对诸如“山之阿”的快感依然印象极深。

成年后逐渐明白心随平野阔，江涌大荒流的境界，却愈发不满足。

因为心境扩大后，又对苏轼“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格外钟情，想那空寂无人万籁俱寂的山巅，看那高悬的无垠天际，心的飞翔将如何无极？

山的空灵和山的沉稳，山的曲径通幽和山的巍峨矗立，都多面性地诱惑着我们探其魅力。

所以我爱山。

但其实在很长时间里，对于山的自然属性，对于山给予我们踏足野游的乐趣更为重视，只是随着阅历的增加，才逐渐开始读解一座座山的秘密，认知一个一个山之中隐藏的微妙涵义。

山是有灵性的，不用从神话、从典籍中去寻觅山的神妙所在，只要想想人们是如何虔诚地谈论山，赋予山诸多的人际联系，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诸如杜甫之叹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李白登巫山而有“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的赞叹，黄山有让人难以忘怀的“迎客松”，华山苍龙岭还留着“韩愈投书处”的记忆等等，都在证明山石之间、山林之中、山涧之里、山雾之外，到处是山与人的呼应关系。

忽然想到，一个偶然机缘触动的关于山的一个有趣话题。

某一天乘坐城里的出租车出城爬山，途中听到交通台正在进行有奖竞猜，司机忽然哈哈大笑，我疑惑之，他告诉我，征询的题目是问：“女人似水，男人似什么？”

司机嘲笑居然没有人能正确回答，他鄙夷答题者竟然不知道：女人似水，男人就是山啊！

果然，没有人揭奖的最后的的答案正是：“男人是山。”

我感慨不已。

山被如此庄重地赋予男性的责任，对于已经越来越忽略人之外世界的人类来说，的确具有警醒的意义。

人类祖先是从小山下到地面的。

是不是从高山中走出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但人类总是仰仗山川确乎是事实，川流产自于大山，大山孕育着人们所需要的一切：茂密的森林遮蔽着水土，飞禽走兽自在的生存，高山草甸一望无际，雪野滋养着不断干涸的河流，每一次踏入山间小道、山谷溪涧，都会感叹工业生产污染了河流，却还有源头的山水还沉净自然、郁郁葱葱，又想到如果人类没有节制和山林不再供给，将来还有没有城市的存活价值？

人类还会不会被迫重新走人大山寻找栖息之地？

于是忽然就对“高山仰止”的解读有了新的理解了。

因为山就是壮阔坚实、恒定不变的存在，在它面前，人显得何其渺小。

杜甫有诗歌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对于人间的企盼就落脚在山的厚实稳重上，可见山在人心深处的如许分量！

是的，举凡《那山》中涉及的五岳之首的泰山、万山汇聚的黄山、秀绝天下的峨眉山、天下第一险要的华山，以及天山、庐山、五台山、天目山、雁荡山、武当山、井冈山、武夷山、秦岭山脉、昆仑山、阿里山等等，都在世人的心中存留着各式各样的光彩。

文化名人都是走南闯北者，见识过山川河流名胜古迹无尽其数，但在他们笔下，每一个探访的名山都

## &lt;&lt;那山&gt;&gt;

依然荡漾着鲜活的生趣。

舒婷在《仁山智水》一文中的几句言辞似乎可以见证一二：“雁荡山的风润而轻，五台山的风潮而尖，张家界的山滞而绵；还可以说武夷山的水是怎样率真，猛洞河的水是如何矜持；说庐山松与黄山松在落叶时分各有凄清与潇洒。

”诗人对于山的体悟多么细微！

其实，每个人的山都是自己胸襟和视野折射的“我之山”，它和自然之山之间构成相互见证的关系。自然之山是博大浑厚的，人之所见从不同侧面触摸山的灵性，人赋予山型神色以言辞名称，却只是在接近山的精神而已。

但这也就够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穷尽山之美，却可以增添山的体味韵味。

韵味！

正是韵味成为中国人观察山水的心悟追求。

你说王维对“空山新雨后”的感觉是多么自在惬意，他欣赏的显然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微妙意味，给予人无言有意的深味。

而李白于山则为“噫吁喊，危乎高哉！

”那份大呼小叫令人惊讶，而他这位大诗人对于天姥山之“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诚”的由衷挚爱，给予人的是绝不能为了事权贵而“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决绝。

山不就是欣赏者对于自己胸臆的投射和具象写照吗！

通观全书描绘的山，深刻的印记还包括中国人对于山的独特态度：达观享受。

罗兰在《中国人的山水观》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人游山是纯然精神上的快乐与解脱，绝无一丝欲要‘征服’而后快的敌意。

”国人对于山水的态度确乎是精神享受，山如老友，需要陪伴疏散身心，所以山成为快乐的写照和忧伤的稀释处所。

山又如镜子，看山如看自己心境心态，陶潜先生竟然巧妙地吟诵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就是因为自己的观照在山中得到复验。

其实，《那山》中的诸名家未必都全面描绘了所到山林的妙处，但他们各自的心中所感，情趣所获却真真切切。

犹如中国绘画，初看所描之山没有立体感和透视力度，但看似平面的背后却是趣味感知和想象的天地。

文人于山间悠缓讲述的已经是艺术之山，是看透平面之后的想象力锻造，一切尽在修养陶冶的趣味。

想想贾岛已经揭示的山水趣味：“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一切尽在描绘中，就看你能不能参透山中境界所在：云雾笼罩深不可测的远方，似有深处影，就看有心人。

读此书似乎也可以这样看。

2007年10月22日

<<那山>>

编辑推荐

《那山: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华名山》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